

【徽州故里】

书香理坑藏千年

□ 休宁 汪红兴文/摄



驾睦堂、清康熙年间兵部主事余维翰的“司马第”，占地面积稍大些，达400多平方米外，像余懋学的“尚书第”和余懋衡的“天官上卿”都很简陋，如果不是门楼上有个字写在那，你一定会以为只是一个普通人家。即使是商家，除了屋内有一些精美的木雕，如“九世同居”、“三英战吕布”外，也是规模较小的，像那小姐楼规模就不大，雕刻倒比较精致，主题鲜明，寓意颇深。就这一点来看，理坑的建筑似乎不及西递、宏村富丽堂皇。像宏村的承志堂占地面积达2100多平方米，还配有各种享乐设施，极尽奢靡。我想，这和理坑村大多是读书人，深知做官为人需低调，枪打出头鸟的道理不无关系。这便是书香濡养的结果。因此，这里的书院特别多，有十几处，从现存来看，理坑书院以学富屋的建筑设计云云，反而比别的乡村做得讲究，有书香味，这样才会书屋馨香，人才辈出。看来当年理坑人就懂得：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轻盈的夏日，远远望去，溪弦头处，碧水心流，粉墙矗立，天光云影；木板桥、天心中桥、观音桥，依次高低错落排开；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水墨画卷，徐徐展开，从水边漫到黛色的山怀，铺向天际。第一眼就这样撩人心怀。

扑面吹来，馥郁的黄梅酒香，那是乡村酒馆诱人的吆喝。水面上竹筏点点，游人嬉戏，欢声笑语。水面倒映着埠头洗衣女的花衫，在微微涟漪中四散荡漾，迷乱了人眼。

都说何处觅徽州，这不就是人们无数次梦中浮现的经典徽州吗？

村中随意走走，街角、巷弄、河畔、埠头、桥上，不经意间，可见的是来自全国各地写生客，三三两两，随意自在，或坐或倚，恬淡自然，大多为国内各大美术学院的学生，俊男靓女，国内青春靓丽的身影，时尚潮流的穿着，映着那些斑驳的墙体，曲折的幽径，给这个古老的村庄带来了视觉冲击，让他们身处画境，结果自己又成了村中一景。不由想起了卞之琳《断章》诗中所云的：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桥上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个大山深处，号称“山中邹鲁”的村子，处处弥漫着书香气息的婺源古村，就像是一坛老酒，藏在皖赣边陲，很深很厚，终于飘香海内外。

理坑始建于北宋末年，又名“理原”，只因明清之际出现了余懋学、余懋衡、余启元、余维翰等理学贤人，后改名“理源”。有村口现存的双孔廊亭拱桥“理源桥”为证。这个村崇尚“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读书蔚然成风，乡贤俊彦辈出，出现了余懋衡、余懋学等京官，还有众多地方官员，据说达七品以上的官员达36人，进士16人，文人学士92人，著作达333种582卷之多。

这个村，我不陌生，来过多次。它就在新安源头母亲山六股尖南麓山脚。从我家乡溪口到这不过百里。古时理坑人外出经商做官都要翻过吊石岭，经过我家乡，然后乘船扬帆而行，远渡杭州、苏州等地。弘济桥还流传一个与余懋衡有关的传奇故事。

第一次来，是2002年的暑期，我曾一人翻过海拔千余米的高湖山，徒步来到这里，借宿在学生胡建华的家中。那夜记忆深刻，建华当时就在老房子里养了几只鸡，我就睡在那房中，鸡叫声让我一夜未眠。清晨，漫步在寂静的村中，流进在溪弦头畔，感觉实在妙不可言。从那时，我就喜欢上了这座村。

在徽州众多古村落中，理坑可算是独树一帜的。历史悠久，风貌依然，保存完好，更重要的是那浓浓的书香

味。没有书香的村落，怎能配称徽州古村落？徽州人贾而好儒，“三间茅屋书声响，放下扁担考一场”。这个仅千余人小山村，明清之时，文运昌盛，科举及第，历代代而不衰，载入《四库全书》中人数在婺源是最多的，而且至今还留下尚在婺源、天官上卿、大夫第、司马第等明清官邸，这在文昌昌盛的古徽州都是极为罕见的。

时代的风雨，岁月的无情，剥落了许多，理坑自然也在悄然变化着。随着旅游业的兴起，热闹繁华了不少。但不可否认理坑依然是迷人的，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的儒雅气息和高贵气质，那种村庄整体风貌的美，依然令人震撼。怪不得有那么多的写生客，背着画夹，走街串巷，寻觅历史云烟深处的风景。

水口处，狮象把门，密林种植，飞



檐翘人在桥边跨，跨河上。在这文革中毁掉了，现在正在重新恢复，以祈村庄的文昌昌达。溪水哗哗，河坝蓄流，藏风聚气，财源滚滚。地貌体现关帝庙和文昌阁，完美的地貌体现徽州水口关锁严密，留住财气的特点。

理坑漫游，没有一定的文化积累，你是断难解其味，寻其奥秘的。从你心桥边左转，便可寻村门上“涪州岳峙”门额，这也值得让人琢磨一番。其实，这四字来自晋葛洪的《抱朴子·审贵》中的“山峙涪州”之句。意为这里青山耸峙，“山水涪州”之风景胜地。

村巷狭窄，蜿蜒曲折，墙高巷深，宛若迷宫，马头飞翘，五岳朝天，门楼妙手，轩昂高大，天井庭院，布局巧妙。古朴的高雕、石雕、木雕，无不透着程朱理学的伦理纲常。福祿寿喜，和谐平安，平和自然，透着平易的祝福。

整体看来，理坑村的官邸虽然很多，但总体还是比较低调朴素。村中除了明崇祯年间广东知府余自怡的

在理坑村，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它的科学布局。村中室内天井中摆有千斤缸，村路边建有水圳，弯弯曲绕，而且每隔一段建有大型防火池，青石板围成，高达一米左右，既便于村民洗水，又利于防火。村中不少题，设有打更楼，以防万一。村中的古井也特别多，最著名当数金瓜井。徽州古井我见过不少，大多呈圆形，而金瓜井是一大约30多平米呈长方形的场所，井内壁是一个长3米，宽0.95米，深达2.2米的一个长方形，而且四个角各置一个石槽，供村民洗涤之用，而在石槽的外围又砌有一圈排水沟，确保了洗涤用水不会污染井水。这个水井至今保存完好，还是村民洗水的水所。

这种非功利的教育，渗透孩子的心灵。如果孩子天性高，这就是他日后伟大成就的最初种子。

现在，这传统世界性的失去了。现在的电视教育节目，为数不少是误人子弟的，甚至少数就是教人无耻——教得很成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精神，也即《浮士德》这部作品的歌德。整个西方文化即浮士

【徽州往事】

代课老师

□ 休宁 江伟民

虽然也被冠上“老师”的称谓，从事着教书育人的事业，但他们却不是真正的老师，因为他们付出和回报相差甚远。代课老师只能算是一些读了点书识了点字的农村人从事的一种看似也像的谋生手段。鉴于此种，他们也像农村中众多的手艺人一样，施展的是自己的青春和奉献，得到的却是低得可怜的不足以养家糊口的工资。是为题记。

1998年9月1日，我在我下了一年之后，重新步入拿“工资”的序列。这其中母亲付出了不少努力。那时候家里开了一个小卖部，主要是父亲经营。为了给我腾地儿，父亲把店“转”到了我的脚下。孰不料我并不是一块经商的材料，一年下来，店本不赚，反亏损了两颗牙……

那个时候，家乡小学最高年级是三年级，四五年级学生都去了五里外的源里。比起7年前，学生减少了，教学点“完小”都成了低年级的学点。当时的小学有三名教师，除了我和校长外，还有一名方老师。他们是公办老师，吃财政饭的，加上工办办，工资也就高了不少，600元左右。作为代课老

师，我的工资是194元。就像任何部门单位尊卑有别一样，余校长和方老师早在到校前就开排了一个方人会议，我到校就安排。我一到，余校长说，考虑到学校目前的情况，你包班幼一、二、三年级班吧。三年级的课程分两个教室，二年级有27名学生，坐一个教室。幼一、二年级班是复式班，合坐一个教室，人数也就30人左右。三个老师两个班，班级分配得好，一天还有一点时间休息，若是包班，就得一个人包所有的教学任务，人就挪不动窝了。而他们，两个公家人合抬一个班，每人都有半天的休息时间。当时一听就起了光火，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嘛。却不能明显地表现出来，毕竟就是这样一个低薪的苦差事，母亲也是跑了千亲戚朋友才争取来的。于是我说，我比较适合教低年级的语文。再说我年纪轻，耗在一个班上，怕自己没那股韧性。幼一二三是基础教学，是较好的，还是你亲自抓比较好吧。

在我一再坚持下，我任二年级班主任兼教语文和我任二年级数学。余校长带三年级数学，方老师带幼一、二年级语文并任班主任，外加三年级自然课。后来听说，他们对我的加盟怀疑态度：一个工厂的机修工也会教书？

和快乐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光是最快的。我忘记了时光的尴尬身份低微待遇和一周五天超负荷的付出。如果说，那个时代的许多人都已经浮躁疯狂了，农村，在农村的角落里，还保持着一份淡然。无关功利，无



方岳是古徽州祁门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耕读之家，天资聪颖，他七岁就能赋诗，时人称为“神童”。方岳一生创造了大量的奏表、铭、记、诗词等；其诗奇不拘古律，吐词清旷，以意为之，“一奇二怪”；因词语清旷于苏东坡等人，以致《秋崖集》40卷，尤为人们喜爱。

方岳曾在一点题了一首诗，600多年后，歙县紫阳山人、被誉为“晚清画苑第一家”的茶画大师虚谷，在方岳留有题诗的壁上，续题了十绝；其中一首云：“壁间墨卷扫龙蛇，所写诗佳字亦佳。忽见一诗增感慨，吾家宗伯老庐崖。”由此可见方岳诗画在当时的影响力。

方岳不仅是生在徽州茶乡、长在徽州茶乡，甚至是在徽州茶乡；所以方岳喜茶爱茶嗜茶，在其留传于世的《方秋崖先生全集》中，有茶诗茶词近三十首；如《黄宰致江西诗双井茶》、《次韵清修老墨梅新茗》、《光孝寺作茶供》、《刘逊子架阁·江茶》和《茶僧赋》等；这些趋

【书海拾贝】

“美啊，请为我停留！”

□ 屯溪 吴军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寿长，生于十八世纪，歿于十九世纪。

木心先生的神解横空出世，思接千载，出神入化(《文学回忆录》)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木心讲述：歌德幼时爱听母亲讲故事——母亲的管家，感慨啊！以前母亲、祖母、外婆、保姆、佣人讲故事给小孩听，是世界性好传统。有的母亲讲得特别好，因为她们把自己放进去了。

这种非功利的教育，渗透孩子的心灵。如果孩子天性高，这就是他日后伟大成就的最初种子。

现在，这传统世界性的失去了。现在的电视教育节目，为数不少是误人子弟的，甚至少数就是教人无耻——教得很成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精神，也即《浮士德》这部作品的歌德。整个西方文化即浮士

徽州茶人小传：方岳

诗无疑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茶文史资料。

细读方岳写茶之诗词，不仅可以领略其品茶之心情及环境，还可以了解宋代各地的茶叶生产及品饮方法等。方岳还将饮茶看作是一门艺术，他讲究环境的协调并倡导以清幽为主，享受回归自然之美并追求人与自然之和谐；如果细细欣赏并剖析他的茶诗词，可以欣赏茶人方岳的胸怀和品格。

茶是古人夏天的解渴之物，也是一种极好的消暑之物。当然，茶的甘苦之味，寒凉之性、清沁之香，还可以使人在“避暑”的行为中得到避暑，最现实的避暑效果。所以，方岳在《煮茶》诗中道：“曝近春风湿，松花满石坛。不知茶鼎沸，但觉雨声寒。山好僧吟久，云深鹤睡宽。诗成不须写，怕有俗人看。”他和宋代的许多茶人一样，也喜欢到寺院中去品茶；这是因为寺庙座落在深山幽野之中，环境优美亦清幽幽静，在品茗消暑的同时又可以兼得禅趣，何乐而不为呢？

然倍受推崇的还是方岳的《人局》茶诗：诗曰：“雁鹜行余纸尾箱，岸湖老屋压题签。印文生绿空藏柜，草色蟠青

欲刺檐。曹茶那得闲尘土，亦奉一囊剩有水风兼。”其中“茶话略无尘土染，荷香剩有水风兼”的诗句中出现了“茶话”一词，这也是中国茶史上“茶话”一词的最早文字记录。

在我国，以茶待客的礼仪由来已久。据文献记载，江南地区在两晋南北朝时“客坐设茶”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待客礼仪。古时，人之间的茶礼很多，如有客人来访，主人会喊一声“看茶”；在杯身与茶盖细碎的私语中，主客尽欢；而这种饮茶清淡后来就发展成了“茶话”。

说白了，“茶话”就是饮茶谈话。其实，今天使用的“茶话会”一词，是复合历史上“茶会”和“茶话”两辞演变而成；或者说“茶话会”是在“茶宴”“茶会”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两种说法虽有差异，但比较接近。总之，“茶话”是摒弃了过去茶宴、茶会那些费时忘业、以及排场奢靡的历史陈迹，保留了品茗联谊、论事的内容；这也是茶风的变革和进步。而“茶话”一词的出现，无疑是徽州茶人方岳为中国茶学的一个贡献！

·郑毅·

想到了；二，说出来了；三，讲得那么美妙，我说：作家不仁，以读者为当狗。

歌德写《维特》时，很高兴，二十五年，正是心智最旺盛时。之后十二年间，写许多剧本。《艾格蒙特》、《依非吉尼》、《塔索》、此三本最好。后来穷五十八年想《浮士德》。

庞大的主题常会引起我对哲理性的欲望，可是一两行，简直是座大山！小时候初读，读不进去，成年时再读，也喜欢“浮士德”，“书斋”这些开头部分，直到去年才一口气读完。歌德写了五十八年，我读了五十八年，他成功了，我失败了……

诗靠灵感，灵感哪来一万两千金！法国斯塔尔夫夫人第一个说出，《浮士德》是写不好的。

如果艺术不伟大，不可能表达民族。民族是伟大家自己的血，血管是民族文化血管——才

行。伟大的艺术来自伟大的性格，艺术是无功塔养的。

“与公瑾交友要锻炼到如此。歌德曾说：‘假如我与你无涉。’全世界欣赏这句话。他有格言：内心。其实陶潜的《归去来辞》就是回到内心。要学会自我教育，才能有良师益友。

纪德说得对：歌德不是高山，不是大海，他是阳光充足雨露滋润的半高原。

自信，必须有的，这可测试一个人高贵的下。见名人，要见其人，不见其名。歌德去见拿破仑，拿破仑站起来，向群臣说：“看，这个人。”

这是当年耶稣出现时，罗马总督彼拉多说的话，尼采拿来作书名《瞧，这个人》。

大多数时候只是见其名，不见其人。

可以随性地来去面视一切了。两年的代课生涯，我得到了一条源源里家长的肯定，当他们跟着他们的孩子喊我“老师”时，我的应答是甜蜜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我无愧这一称谓。多少个日夜操劳，在一瞬间得到满足。

新世纪到来时，县教委下发了文件，要彻底辞退代课老师。这一纸文件，让学区的领导很为难。许多代课老师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十多年，现在也就30多岁了，除了拿着粉笔在黑板上涂鸦别无所长，一下子辞退他们会说不过去的。可上面的文件是必须执行的。于是我在面临着第二次下岗之前，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讲台。尽管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份工作，能够显示自己能力和证明自己人生价值的一份工作。我离开的前一天，班上的大多数学生都流下了眼泪，他们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他们。可现行的制度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给这样一群手艺人一个说法。

他们走了，他们走了。来的时候，没有风没有雨，走的时候没有悲痛没有伤痕。那件裹在身上经年不变的灰色衣裳黑色裤子遮盖了一切。

错过了，代课老师。包括我在内的我的同行们，没有名份没有任何保障的同行们，进不了经史子集的同行们，记住你们的家乡的土地，是土地上辛勤耕作的父老乡亲，还有一个又一个经过你们精心呵护而羽翼渐丰最终展翅高飞的孩子们。

补记：我在写下这篇文字约两个月后，一个喜讯从天而降。安徽省出台政策，对代课教师进行补助。只要找得证，当地学校认可的代课教师，教一年可获得20元每月的补助。钱虽不多，却总算有了着落。马年春节返乡，见有如般有着代课经历的同行们，努力奔走，证明着自己的曾经的过往。虽然忙碌，但脸上却流淌着笑容。我高兴，也算老有所养了。

【吉砚斋胜语】

“人參状元”

□ 屯溪 董建

今年高考期间，网曝汪峰在苏州演唱会的会场距考场很近，彩排时音乐声太大，干扰了考生考试，遭到许多考生家长的谴责。自前年高考时，也报道过多地有家长自发封锁考场附近交通，迫使汽车绕道而行，真是用心良苦。近读刘禹生《世载堂杂忆》“爆竹声中争状元”讲的是事件。咸丰六年(1856)，大学士孙玉庭孙、尚书孙瑞珍、道光二十四年(1844)状元孙毓汶孙毓汶和，大学士翁心存翁同龢同毓汶，以

他俩的学识，皆有望得状元。殿试前夕，按惯例，凡要赴殿试的进士住处离殿廷远者，当晚寄宿朝门附近。孙家近皇城，翁家较远，又因翁同龢两家有通家之谊，孙瑞珍便请翁同龢来家中吃晚饭，并与翁同龢聊到深夜，方促其归宿。翁同龢早有倦意，住处刚就寝就歇了。翁同龢到孙家时，孙毓汶独占鳌头，幸亏有人参加了自己一臂之力，故当时有人称翁同龢为“人參状元”。孙、翁两家也因此事而芥蒂颇深。

殿试前夕，按惯例，凡要赴殿试的进士住处离殿廷远者，当晚寄宿朝门附近。孙家近皇城，翁家较远，又因翁同龢两家有通家之谊，孙瑞珍便请翁同龢来家中吃晚饭，并与翁同龢聊到深夜，方促其归宿。翁同龢早有倦意，住处刚就寝就歇了。翁同龢到孙家时，孙毓汶独占鳌头，幸亏有人参加了自己一臂之力，故当时有人称翁同龢为“人參状元”。孙、翁两家也因此事而芥蒂颇深。